

# 张传伦及其《中国磬史》

■高为

应该是2013年底或是2014年初，肯定是张传伦先生散文集出版之后，一次听他兴致勃勃地谈起又写了一篇得意的文章，我不禁脱口而出：有些文章多一篇少一篇关系不大，别人也可以写，只有“磬史”才是你能写而别人写不了的。你应该抓紧先把“磬史”写出来。二十年磬的收藏及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研究，如果让别人抢了先，那就太遗憾了。张传伦莞尔一笑，非常自信：我一点不着急，别人写别人的，我要写的“磬史”，别人或许写不出，还是我写最合适。然后就没了指音。

按《中国国家地理》执行主编单之蔷的说法，文集无系统，著作有中心。如此说来，著作比文集要难得多。文集像个筐，什么都可装，文集中多一篇少一篇差别不大；文集外多一部少一部无关宏旨。而著作要严谨得多，要尽可能面面俱到，何况著的还是“史”？更何况是前无古人的“磬史”呢！

一晃到了2015年3月，张传伦对我说：我准备动手写《中国磬史》，你们得跟我订个合同，这样对双方都是督促和约束。我说没问题。按惯例，我们熟悉的作者只有写作意愿而一字未写，先签约约稿合同，待作者交了全部定稿后，再换签正式出版合同。但李勃洋社长听到《中国磬史》这个选题，一反常规，二话不说，直接就签订了出版合同。事实证明了出版者的睿目卓识，也证明了《中国磬史》的物超所值。书稿仅完成百分之六十，就已获得国家出版基金专项扶持。在认识张传伦之前，我相信



张传伦著  
《中国磬史》  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

美国《独立宣言》的名言：“人人生而平等。”（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.）现在，我更相信乔治·奥威尔的警句：“所有动物都平等，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。”（All animals are equal, but some animals are more equal than others.）张传伦就是上天特别眷顾之人，所谓“得天独厚”。他是散文家，出版了大散文专著《柳如是与绛云峰》（把真实人物与著名奇石糅合在一起）、散文集《铁如意》，季羨林先生主编、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《百年美文·谈艺卷》大轴之作，就是张传伦的《漫话中国历代奇石收藏》；他是收藏鉴赏家，已出版《张传伦说供石》《文玩架座欣赏》；他是书法家，日本艺文书院为他出版了《张传伦墨迹》；他是美食家，不光是纸上谈兵考证发表过《清代美食杂俎》《醉蟹》《拔丝葡萄》《炒豆芽》等文章，还屡屡指点大饭店的厨师提高技术。在熙熙攘攘的收藏爱好者中，他是擅长写作的收藏鉴赏家；在为数有限勤于动笔的收藏鉴赏家中，甚至

是专业的历史学家、古音乐史学家中，也是他早早发现了唯有磬史还没人涉足，故而为此默默地准备了几十载，这如果还不算上天的厚爱，那什么才是呢？

与张传伦交往，不由自主地会有感慨：人与人的差别怎么就那么大的呢？他在上述几个领域都很成功，我只是当个编辑还时时感到力不从心。对过分较真的作者，即使是朋友，也敬而远之，唯恐精力欠缺能力不足而被人埋怨落了包涵，所以退掉了钱锺书专家和郑板桥专家的两部专著。就算喜欢传主，爱读传主的著作，而且也理解作者追求完美之心，但还是不敢轻易接手稿件，就像老司机，见惯了道路上的血雨腥风，越开车胆子越小；责任心也好，恐惧感也罢，无过即为功。倘若不是张传伦先生的坚持，这部《中国磬史》我连责编都不想当：策划了，书稿到手了，可以交给其他编辑了。“臣之壮也，犹不如人；今老矣，无能为也已。”知难而退，知趣让贤。

张传伦异常勤奋，昨天厦

门，今天北京，明天上海，后天杭州。因为听了朋友对甘肃天水人文地理风物民俗美食的介绍，第二天就订了机票奔赴陇上，走一路，学一路，结交朋友，满载而归。

前几年他开专栏，深受文化人的欢迎。其实，二十多年前他就经常在《收藏家》杂志上发表论文、随笔，可以这么说，他在天津，不如在京、沪名气大；他在香港，可能比内地知音多。董桥先生就是先读了张传伦谈溥雪斋、王世襄等人的文字，多次写文章予以赞扬，辗转收购了张传伦出让的藏品，最后才由相知而相识。

张传伦生活习惯良好，黎明即起，不是写字，就是作文。他不上歌厅，不下舞池，不进赌场，往来穿梭于中国内地与香港及日本的各种拍卖会，乐此不疲。他以一己并不富裕的财力，做着抢救某些文物免于流失的事业。他恪尽孝道，每周为老娘烹调佳肴，帮老爹更衣洗澡。严于律己，宽以待人，人有一技之长，必能尽其所能。张传伦结交的多是名士、专家。青少年时，受益于家族的渊源，得到了溥佐、启功、吴玉如等先生的教导和奖掖。及长，更是得到了董桥等师友的信任 and 关爱。《铁如意》付梓，董桥先生特意作序《山爱夕阳时》予以支持。《中国磬史》出版，董桥先生不但写了《题中国磬史》的文章，还用陆放翁诗句做了七言对联相赠：“寄怀楚水吴山外，得意唐诗晋帖间。”并写有跋：“传伦仁棣巨著《中国磬史》付梓，欣逢花甲吉庆，聊书此联颂贺林下岁

月静好。丙申芒种香岛董桥。”又书横幅“麟经磬史”。可见董桥先生对张传伦的赞赏和帮助，对《中国磬史》寄寓的期望之高。刻铜名家王少杰先生，不仅为张传伦专门镌刻“中国磬史”之印，还在铜印四周刻了百字跋文，以示衷心祝贺。

张传伦利用自己丰富的收藏，不仅出版了《张传伦说供石》，这部《中国磬史》更是填补空白之作，发三千年磬史之覆。筚路蓝缕，辛苦自知，作者既有山穷水尽探索的迷惘，亦有柳暗花明突破的喜悦。《中国磬史》，出经入史，兰台稗官，诗词笔记，皆能信手拈来，融为一体，为我所用。写法灵活，没有把所有材料全都纳入磬史框架，而是分成磬史，古磬三十六品，磬架及磬饰赏析，磬与佛、道、民俗的关系等几部分，既有史的严谨，亦有散文小品的笔致，读来趣味横生，少有枯燥乏味之感。交稿之后，仍在不断补充、修订，精益求精，文字已经超过预期的三分之一，图片比原计划扩充了一倍以上。我打起精神，仔细审读，修改个别提法和笔误，规范标点符号的使用，芟重汰复，逐条核对引文（既依靠网络，择善而从；更信赖图书，文字、句读基本依通行版本调整），补充参考文献出处，将全稿分成“中国磬史”“中国磬史余编”两大部分，使著作体例更严谨。看稿编辑过程，既是学习，也是考试。缺乏专业知识，唯靠“认真”二字支持，身心俱疲，由此可以感知作者著述时殚精竭虑之艰辛于什一。只有等书出版并通过了质量检查，才能最后松一口气。

这是我策划、组稿、责编的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填补空白之专著。以后倘又碰上类似的著作，当然不会放弃，但不会再充当责任编辑。

今年2月5日上午，我去八宝山参加冯其庸先生遗体告别仪式。

当我走到他的遗体前，看到他冰冷、瘦削的面容，禁不住泪如泉涌，失声痛哭。我承认我是性情中人，容易动感情。但回想这些年来，我向亲友遗体告别，痛哭流涕，也仅一次，即向我的大哥，参加新四军盐阜抗日根据地工作的离休老干部王萌（1921-2012）遗体告别。其庸先生认识我大哥，他们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一起去大丰县白驹镇考察《水浒》作者施耐庵故里遗迹。我大哥八十大寿时，其庸用红纸写了很大的寿字，上书“王萌大兄八十华诞”，下书“宽堂冯其庸敬贺”，并盖名章、闲章各一方。我大哥很珍视与其庸先生的友情，将这幅字影印在他的集子《艺文枝叶》中。

事实上，几十年来，我一直视其庸先生如兄长，倍加敬重。他首先是我的学长。他毕业于江南名校“无锡国学专门学院”（简称无锡国专），是继清华大学研究院后，最著名的培养经学、史学研究人才的名校。我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求学时的业师周谷城教授、周予同教授都曾在该校执教，唐兰、马茂元、汤志钧等著名古文字学家、唐诗专家、中国近代史专家，都出自该校。其庸先生年

## 送别冯其庸先生

■王春瑜

长我十五岁，论学术渊源，实在是师出同门，是我的老学长。

我在上海有有情同手足的患难之交杨廷福教授，他是隋唐史、玄奘、中国法制史专家，也曾任无锡国专就读，后又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求学，于1984年辞世。1977年春，廷福学长被借调到北京中华书局，参加季羨林先生主持的《大唐西域记》的注释工作。1979年春节期间，我被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，从事明史研究。他很快来看我，并带我去拜访他的好友、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冯其庸教授。其庸热情接待我，并关照其夫人夏大姐请我俩吃饭。那时，我一人在京，其庸说，欢迎你常来，而且在吃饭时间来，虽是便饭，但必有好菜好酒，我们边饮边聊。我后来去过多次。

其庸是《红楼梦学刊》主编。我写了一篇《论曹寅在江南的历史作用》，从邮局寄去。他收到后，很快就给我来信，说：“连夜快读，有些论点，为前人未

曾道。我已签上佳评，转送其他编委。”此文很快发表了。1979年春，我差不多花了整整一个月时间，遍查史籍，写了一篇《万岁考》的杂文。我将文章请本单位的两位领导审阅，他们看后，都劝我“文章太尖锐，冒的风险很大，不要拿出去发表。”我将此文寄给其庸先生看，他很快给我来信，说：“大稿已拜读，痛快淋漓，可浮一大白。按理就这样发亦无不可。”这对我是个很大的鼓励。后来，我将此文交给社科院内刊《未定稿》主编李凌、责编王小强，他俩看后，刊在最新一期《未定稿》上。发表后，各省社联刊物纷纷转载，后来《历史研究》主编丁伟志刊登此文，被香港《大公报》转载，影响越来越大。

其庸先生虽也到外地考察，包括到新疆实地探看玄奘去印度取经之路，但大部分时间，毕竟是在书斋的冷板凳上



冯其庸先生

度过的。1989年春天，刘海粟来京期间，特地去看望其庸先生，当场挥笔画了一幅巨松送给他。其庸在画上当即题诗一首：“百岁海老自由身，绘就巨松气连云。亿万同胞齐奋起，不信神州会陆沉！”（按：记忆所及，也许个别字有出入。）刘海粟读后，连连称赞，说：“此画我不再送人，自家珍藏。”此画现藏于刘海粟纪念馆。

别了，其庸兄长！希望你天国里，与杨廷福兄衡文角艺，畅论古今，把盏和诗，“不知东方之既白”。